

卿憐及相關作品考論

趙杏根

提 要

清乾隆間，吳地常熟女子王伏，為浙江巡撫王亶望所娶為侍妾，以卿憐名。王亶望因貪腐被殺，其後某年，卿憐被侍郎蔣賜棨送給和珅為侍妾。和珅垮臺，卿憐所作或托名卿憐所作並且以她的經歷和情感為題材的詩歌，開始流傳。以其故事為題材的詩文、詩話、筆記等廣為流傳，其中不乏出自名家之手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的官場生態和文化生態，抨擊貪官、警示世人，諷刺那些當初攀附貪官、謀取貪官恩惠的人。

關鍵詞：清代詩文 和珅 梅村體 陳文述 腐敗官員

引 言

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中，有乾隆帝、和珅與罪臣王亶望的“義女”蘇卿憐之間的風流情節。這些情節，當然出于虛構，但也不是全無所本。

據清代嘉慶初年以下的記載，卿憐確有其人，其詩歌曾經頗為流傳，甚至還有名為《分香》的詩集。以卿憐為題材的詩文和詩話、筆記之類，也有不少。這些作品，儘管體裁不同，但情節却大致相同：吳地美貌的才女卿憐，嫁給浙江巡撫王亶望作小妾，得到寵愛並且享受榮華富貴。王亶望因貪污而敗後，卿憐

被人送給和珅,又得到寵幸。和珅敗後,卿憐作詩感嘆。于是,當時和後來不少作家,以此為題材,寫作詩文、筆記、詩話等。

對卿憐及其相關史實、詩文等的研究,有助于我們認識當時官場和文壇的生態,以及此類文學現象後面的規律。《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3 年第一期高洪鈞《吳卿憐外傳》,¹ 對憐卿其人其詩作了研究,惜高先生掌握的材料不够充分,對某些材料的解讀有重要錯訛和不足,結論也未盡當,故筆者擬對此課題重新作一番研究。

一、從王伏到卿憐

從王伏到卿憐的轉變,應該是我們要研究的女主角在王亶望那裏完成的。

關於王亶望其人,世人還不大熟悉,為了論述的方便,有必要先略作介紹。王亶望(?—1781),字渭璜,一字典鳳,山西省臨汾縣人,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舉人。臨汾古屬平陽府,故王亶望出事後,人們多稱他為“平陽”或“平陽中丞”。其父親王師,字貞甫,一字良輔,號菽園,官至江蘇巡撫,為官既清廉又能幹。王師去世後,王亶望進入官場,不斷升遷。乾隆三十九年三月,朝廷批准陝甘總督勒爾謹關於在甘肅開捐監生、以報捐監生所捐糧食用于賑災的計劃,並調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取代“謹厚有餘”而魄力不足的原甘肅布政使尹嘉銓,以加強對此事的領導。王亶望到任後,夥同當地各級官員,把捐監者應該繳納的糧食折合成銀子收取,又用偽造賑災事實等手段,大肆侵吞本該用于賑災的款項。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遷浙江巡撫後,仍然在任上大肆貪污。繼他擔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贊,開始還想糾正甘肅官場的貪污之風,但不久就同流合污了。到乾隆四十六年案發,這幾年中,在甘肅捐監生者多達二十七萬四千多名,按照朝廷規定,每名捐四十三石糧食,但甘肅不僅用于賑災的倉庫空虛,連常規收取的糧食,也嚴重虧損。此案中,受到各種處罰的涉案官員超過 200 人,包括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等高官在內的 58 人被處死。這就是著名的“甘肅

1 高洪鈞:《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3 年第 1 期,頁 90—92。

冒賑案”。可以想象，這在當時的官場、知識界乃至整個社會，所引起的震動有多大。卿憐就是此案主犯王亶望的一個侍妾。

在關於卿憐的傳說中，出現較晚但最為完整的，是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七《吳卿憐小傳》。關於卿憐是如何嫁給王亶望的，此文云：

卿憐，吳姓，蘇郡小家子也。眉目妍媚。數歲，教之歌，便能為新聲。及長，韶秀出衆，且嫻近體詩句。時有虞山某中丞者，方為浙東監司，諂事制府王亶望，遂進之，果得制府歡。床帷供具華縟，世莫與比。監司尤曲意下之，每燕見，輒詣小夫人，再揖而後敢語。數年之間，薦至方伯。或曰卿憐力也。²

這段文字，起碼有兩個錯誤。其一，甘肅冒賑案發生之前，王亶望確實在浙江做過官，但擔任的職務，先是布政使，後是巡撫，而沒有擔任過浙江總督或閩浙總督。巡撫是“中丞”，而總督才稱“制府”。終其一生，王亶望也沒有擔任過總督的職務。其二，在王亶望擔任浙江巡撫期間，擔任浙東監司，後來“數年之間”晉升為布政使、巡撫的常熟籍官員，完全是虛構的，因為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人。清代去今未遠，布政使、巡撫這樣的高官，是容易查到的。有清一代，儘管常熟籍官員衆多，但做到布政使、巡撫的，在乾隆年間，也沒有幾個人。筆者通過《清代職官年表》等文獻仔細查核，乾嘉間根本沒有符合這些條件的常熟籍官員。儘管朱駿聲也是蘇州人，但王亶望被殺的時候，他還沒有出生，和珅垮臺的時候，他也不過虛齡十一歲而已。因此，他的記載，明顯得之于流傳了幾十年的傳聞，錯訛是難免的。至于有些錯訛的產生原因，下文我們還會探討。

其實，卿憐本來不叫卿憐，也不姓吳，而是姓王，乳名伏。鄭光祖《一斑錄》之《雜述二》云：

乾隆間有某中丞，好內，廣置姬妾，猶以為溫柔鄉中尚無尤物。由京赴

²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25。

浙,道過金閩,諒吳下必多殊色,而遍選竟無當意。聞虞山靈秀,潛來咨訪,亦猝不易得。因以便服閑步城隍廟,前見有婦携女進香者,其女麗質天成,不言生媚。中丞驚爲國色。從者覘其旋入石梅尼庵,爲訪,知是邑東鄉張墅王姓女,乳名伏。父訓蒙,爲學究。家係清貧,應可貨取。卽謀于尼。尼善爲說合,以成其事。旋知女家亦係山西籍,不無同姓之嫌,然已定情,待之有加禮而已。及入浙署,寵冠諸姬女。³

這似乎是通俗小說和戲劇中輕佻書生、豪門公子、流氓無賴跟踪乃至強娶民女的情節,作者把這樣的情節按到堂堂巡撫大人的頭上,是否符合事實?是否合理?不過,細節方面,或有出入,但常熟某姑娘嫁給浙江巡撫王亶望,則還是可信的。這“某中丞”,明顯是王亶望。王亶望屬於風流才子一類的官員,非常好色,姬妾成群。乾隆四十六年,他被殺的時候,除了三個兒子已經成年外,尚有八個兒子,俱在六歲以下,這可以作爲明證。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赴浙江巡撫任,經過以多美女著稱的吳地,順便物色,也在情理之中。清代官員,不能在其所管轄的地方娶妻妾,常熟儘管和浙江毗鄰,但屬於江蘇省,王亶望娶王伏,并不違反這樣的規定。鄭光祖是常熟人,儘管王亶望被殺的時候,他還只有6歲,嘉慶三年(1798),和珅還沒有垮臺的時候,他已經23歲,就開始寫作《一斑錄》并且不斷增刪修改,這工作持續到他80歲。我們無法斷定他關於王亶望娶王伏的記載,是何年所寫,但是,在現存的關於卿憐的記載中,就記載者的年輩先後而言,他是比較靠前的。更爲重要的是,繼王亶望娶王伏事後,鄭光祖還有如下一段記載:

春暮百花競放,中丞喜人有花容,花如人面,開盛筵賞之。諸姬稱美吳饌,女獨無言。詰之,曰:欲似我張墅毛厨所治,恐未逮也。中丞問其詳,曰:妾家住江鄉,春初鮑美,秋暮鷄肥。毛厨名榮,字聚奎,烹飪獨絕。張墅與附近之梅林鎮,重筵席者必致之。……中丞奇之,立將榮物

3 鄭光祖:《一斑錄》(臺北:文海出版社,2003年),頁40。

色到浙。榮一時名震西湖。後中丞不久坐法，榮歸，名又重于鄉里。竊思與榮同事者不少，其人多年習熟，所治應無大異，乃一經假手，知味者必立辨爲非出榮手，則榮之藝真有不可及者。後榮不久下世。其侄孫毛觀大，隨先君到滇，藝遠不逮，惟遺榮食譜一冊，流落余箱，今檢出視之，法制紛繁，皆人所共知。余欲著名厨之佳制，翻閱全冊，無可著意。⁴

鄭光祖家和毛家關係如此，其關於毛榮到王亶望處烹飪因緣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王伏的家鄉常熟東鄉張墅，就是現在常熟的東張鎮，和常熟另外一個叫“西張”的鎮相對。要之，常熟姑娘王某嫁給王亶望的說法，是可信的。

可是，王伏和卿憐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卿憐”這個名字，就不似良家女子的名字，倒天生就像姬妾乃至青樓女子的名字，讀書人根本不會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爲“卿憐”。陳文述《西泠閨咏》卷十四《玉蕊軒吊吳卿憐詩》有“誰向花前贈小名”之句，⁵即使是小名，也是姬妾的小名。這大約有兩種可能。一是此女嫁給王亶望以後改或被改的，二是後人根據相關的故事而稱她爲“卿憐”的。

關於王亶望寵愛卿憐，多篇作品中，寫到“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的對聯。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云：“制府抄籍時，聞有見其綉床榜聯‘卿須憐我’之句，予思之，殆爲卿憐發也。”⁶黃鈞宰《金壺七墨》之《金壺浪墨》卷七《吳卿憐》云：“卿憐，吳人，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按：指王亶望）得之，寵幸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爲吳賦也。”⁷其實，這樣的情節和對聯，鄭光祖《一斑錄》中早已有之，但這是王亶望寵愛王伏的事情，沒有提到卿憐：

（王伏）及入浙署，寵冠諸姬。女本多才，善《心經》，通文翰。偶綉句于幃幔，曰‘色即是空空是色’，要中丞對，效蘇小妹三難新郎故事也。中

4 同上。

5 陳文述：《西泠閨咏》（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頁582。

6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頁425。

7 黃鈞宰：《金壺七墨》（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頁3981。

丞緩之,同夢中語中丞曰:‘胡不對“卿須憐我我憐卿”也?’中丞狂喜,令并綉于幔。⁸

王亶望和他的兩個姬妾分別有這樣的故事,這不大可能。因此,王伏就是卿憐,卿憐就是王伏。至于“卿憐”這個名字,是何人給她所取?是否和這一風流韻事有關?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知道。我們只能知道,在她和王亶望故事的有些記載裏,王伏就被人稱為“卿憐”了。

這兩句工整的對聯,又見之于梁章鉅《楹聯續話》卷四,但又和王亶望、卿憐無關了,云:“邗上徽商某,荒于色。嘗制一床,備極華麗。床柱上懸一小聯,摘‘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榜諸其門,曰有能屬者予千金。或以‘色即是空空是色’對之,立攫其金以去。按此語不但工切,兼寓箴規之義。千金,非幸得也。”⁹“色即是空空是色”,乃化自《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句,而“卿須憐我我憐卿”,則本自明代人記載中錢塘名妓馮小青的詩歌。馮小青嘗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見萬時華《漑園集》初集卷二、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四十一、張岱《西湖夢尋》卷四、張潮《虞初新志》卷一等所載馮小青故事中。這兩句詩,也為後來某些小說或戲曲所引用,例如曹雪芹《紅樓夢》第八十九回、佚名《永慶升平》卷八等,移用或者化用後面一句的通俗作品和詩詞,也有一些,例如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卷六《京官詩聯》中所引用紀昀的詩,黃景仁《兩當軒全集》卷十八詩餘中的《風流子·江上遇舊》,陳端生《再生緣全傳》卷二十等。因此,這樣的對聯,是通俗文學中的材料,才子佳人的俗套而已。王亶望和他的侍妾文藝女青年王伏用之,也在情理之中。

不管在當時還是現在的行政區劃中,常熟都是屬於蘇州管轄。陶梁《國朝畿輔詩傳》卷五十四所載李燧《卿憐曲》“姑蘇臺畔如花女,初嫁王昌年十五”之句,¹⁰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卷二《卿憐曲》“當年生小橫塘住”之句,¹¹都說卿

8 鄭光祖:《一斑錄》,頁40。

9 梁章鉅:《楹聯續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70。

10 陶梁:《國朝畿輔詩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686。

11 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89。

憐的家鄉是蘇州，解恕《蘧亭筆記》，¹²張汝杰、楊俊明編《清代野史》第四輯佚名《橈杙近志》¹³和鄧之誠《五石齋小品》¹⁴所載吳卿憐詩歌自序，都說卿憐姓吳，是蘇州人。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七《吳卿憐小傳》云卿憐家鄉為“蘇郡”，也就是蘇州。這些說法，都不錯。陳文述《卿憐曲》明確卿憐的家鄉是屬於吳地的常熟，“卿憐本是琴河女，生小玲瓏花解語”，¹⁵常熟古稱“琴川”，所以“琴河”指常熟。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也明確說卿憐是常熟人。他們兩人這樣的說法，和鄭光祖所記載，是完全一致的。陳文述後來長期當常熟縣的知縣，和當地的士大夫，包括孫原湘等文壇前輩，都非常熟悉，他後來有可能在常熟聽說過卿憐和王亶望的故事。至于在不少記載中，卿憐姓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改“王”為“吳”，乃是避免和王亶望同姓，傳統上“同姓不婚”，《左傳》中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之說。二是常熟屬於吳地。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十六孔昭虔部分，稱卿憐為“濮氏女”，¹⁶則不知何據。

二、卿憐之進入和坤家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後來給和坤當侍妾的那個卿憐，和王亶望那個常熟籍的侍妾王伏，也就是卿憐，是不是同一個人？如果是同一個人，那麼，她是如何進入和坤家的？

李燧《卿憐曲》云：

姑蘇臺畔如花女，初嫁王昌年十五。夜月教吹碧玉簫，舞腰輕鬪黃金縷。
黃金作屋玉為鈿，卿憐轉自倩卿憐。那知轉瞬成塵劫，金屋雕零玉化烟。
傾城誰把珍珠換，通侯年少人爭羨。芳信遙通鴉鳥媒，粉痕初拭何郎面。

12 高洪鈞：《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1期（2003年1月），頁90。

13 張汝杰、楊俊明：《清代野史》（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輯4，頁121。

14 鄧之誠：《五石齋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頁155。

15 陳文述：《頤道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5。

16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頁259。

綺閣連雲夾道斜，武安甲第逞豪華，拚將壯歲調羹手，妝點中朝宰相家。¹⁷

“王昌”，明顯指王亶望。“何郎”，三國時何晏，字平叔。此人雖為男子，但以柔美婉麗著稱。《世說新語·容止》云：“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¹⁸“芳信”二句，言卿憐以“鳩鳥媒”，見到和珅，通過相貌等的檢驗，其美確然，而進入和珅家。可是，這“鳩鳥媒”是誰呢？孔昭虔《卿憐曲》云：

單衫二月艷春陽，恰遇琅琊大道王。十斛量珠暫買笑，一宵倚玉便專房。
此生自分歸金屋，地久天長歌未足。繫爪春調大喜筍，折花夜按秋娘曲。
按曲調箏枉斷魂，教成歌舞為他人。無端驚破文鴛夢，緹騎飛來已到門。
喬松吹墮罡風劫，女蘿花早隨飛蝶。又向誰家舞柘枝，翻憐當日迎桃葉。
權門有客慕程松，買得名花進相公。¹⁹

“琅琊大道王”，顯然指王亶望，切其姓氏。此詩云王亶望敗後，“買得名花”卿憐，進貢給和珅的，是和珅的門客“程松”。“程松”，南宋朝錢塘縣知縣，因很久沒有得到提拔，乃獻一妾給當時專擅朝政的韓侂胄，取名“松壽”，侂胄因此妾名字竟然用程松之名“松”而驚訝，程松回答，“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此後，程松果然得到迅速提拔，官同知樞密院事。可是，這作為和珅門客的“程松”是誰呢？陳文述的《卿憐曲》，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卿憐本是琴河女，生小玲瓏花解語。十三嬌小怨琵琶，苦向平陽學歌舞。平陽歌舞醒繁華，移出雕闌白玉花。幸免罡風吹墮溷，從今不願五侯家。侍郎華望殷勤顧，移入侯門最深處。欲使微名達相公，從今却被東風誤。”²⁰“平陽”，指王亶望。此云

17 陶梁：《國朝畿輔詩傳》，頁 686。

18 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冊下，頁 333。

19 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頁 589。

20 陳文述：《頤道堂集》，頁 25。

把卿憐送給和珅的，是一個侍郎。此侍郎給和珅送女子的目的，當然也是以此巴結和珅，故次句云云，也是用“程松”的典故。

陳文述《西泠閨咏》卷十四《玉蕊軒吊吳卿憐》文云：“卿憐吳人，中丞某公侍兒。中丞敗，爲琴河侍郎購獻相國。相國籍沒，卿憐賦詩自悼，聊落以死。余在都下爲賦《卿憐曲》也。”²¹既然稱“琴河侍郎”，那麼，這侍郎應當是常熟人。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卷六《和珅姬妾》云，此侍郎爲常熟蔣錫。²²按清代常熟並無侍郎蔣錫其人。

李燧是河間（今屬於河北省）人，其父李棠，乾隆七年進士，在江南爲官期間，和袁枚等交往密切。李燧本人，也和袁枚曾經有較多的交往。嘉慶四年和珅垮臺的時候，李燧擔任浙江龍山鶴砂鹽課大使，年四十七歲。其《卿憐曲》的寫作時間無考，但就他的家世和經歷而言，該詩所寫，當有所據。陳文述《卿憐曲》，載《頤道堂集》之《詩選》卷一，²³沒有編年。但此詩之前，是《都下呈王蘭泉司寇昶》五律二首。可見當時他和王昶都在京城。王昶在乾隆年間就已經退休，回到家鄉青浦居住，當時陳文述怎麼會在京師向王昶呈詩？其一有“龍去鼎湖澄，攀髯恨不勝。烟波別圓渚，風雨拜橋陵”云云，可知乾隆帝去世後，王昶特意從家鄉到京師，參加乾隆帝的喪禮，因此，陳文述正好遇見他。當時的陳文述，才 19 歲而已。乾隆帝去世不久，和珅就垮臺了。陳文述的《卿憐曲》，應該就作於此時，所寫也必有所據。再者，他就是浙江人，因此，關於王亶望和卿憐的傳聞，也應該不是陌生的。後來，陳文述長期在常熟當知縣，和那裏許多士大夫非常熟悉，因此，關於卿憐、關於“琴河侍郎”的事情，他有可能後來在常熟還會聽到。如果《卿憐曲》中有誤，他會在後來編詩集的時候改正的。

筆者能找到的關於卿憐的記載，包括本文所涉及的，除了《一斑錄》未云卿憐爲和珅侍妾外，皆云卿憐先是爲王亶望侍妾，後爲和珅侍妾，僅僅是大多表達委婉而已。筆者沒有發現和這矛盾的記載，可見這應該是事實。至于把卿憐

21 陳文述：《西泠閨咏》，頁 582。

22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7 年），頁 37。

23 陳文述：《頤道堂集》，頁 25。

送給和珅的,據陳文述的記載,是卿憐也就是王伏的常熟同鄉某侍郎。

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解決的是,這個爲了嚮和珅獻媚而把卿憐送給和珅的常熟籍侍郎到底是誰?馬星翼《東泉詩話》卷八,在敘述中亦僅云卿憐歸和珅,然又錄卿憐在和珅伏法後所作詩云:“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紫燕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馬星翼云:“戟門,蔣姓,購送和處者。”²⁴這就和陳文述所說完全符合了。蔣戟門,就是蔣賜榮!蔣賜榮,字戟門,常熟人。門第清華,其祖父蔣延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和張廷玉等齊名,謚號文肅。其父親蔣溥,官至東閣大學士,謚號文恪。其叔父蔣洲,官至山西布政使。其兄蔣櫺,官兵部左侍郎。其本人長期擔任倉場侍郎和戶部侍郎等高官。蔣家這些人物,《清史列傳》中都有傳的。不僅如此,蔣賜榮在文化界也有較高的聲望,常和錢載、翁方綱、紀昀等名家一起詩酒風流。紀昀《紀文達公遺集》詩集卷十二《三十六亭詩》中,有《戊午二月八日同人小集》詩,參與小集的,就有當時已經六十五歲的“蔣戟門少司農”。²⁵據《清代職官年表》,蔣賜榮卒于嘉慶七年,則其生卒年當分別爲1732年(雍正十年)和1802年。

蔣賜榮與和珅的關係如何呢?他正是諂事和珅的幾個大臣之一!嘉慶四年,皇帝求直言之士,洪亮吉上《極言時政啟》,揭露朝廷和地方官員負國者多人。洪亮吉以此險遭不測,被流放新疆,雖百日後獲賜環,但仕宦生涯到此結束。他所上《極言時政啟》,見洪亮吉《卷施閣集》文甲集卷十續,²⁶但顯然是經過修改的。其他史料,保存了某些被刪除的內容。平步青《霞外攬屑》卷一引嘉慶四年八月癸亥上諭,云洪亮吉在此文“所稱諂事和珅諸人”中,“吳省欽則業經罷斥,蔣賜榮、韓鑠,雖尚列朝籍,亦不復向用”,“春間將和珅定讞時已明降諭旨,凡依附和珅者,概不必株連”。²⁷陳康祺《壬癸藏札記》卷六也有類似的記載。²⁸可見,蔣賜榮之“諂事和珅”,是皇帝、朝臣們所共知的,官場和知識

24 馬星翼:《東泉詩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頁1007。

25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72。

26 洪亮吉:《卷施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847。

27 平步青:《霞外攬屑》(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頁9。

28 陳康祺:《壬癸藏札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694。

界當然也是知道的,更何況還有上諭在。又洪亮吉《卷施閣集》詩卷二十《單車北上集》之《書事》,即寫和珅垮臺,其中有云:“屈指承恩盼,南頭一侍郎。只緣新歲近,催送侍姬忙。粉墨乖清議,銀黃奪舊章。浪傳收騎過,失足墮匡床。”²⁹這“南頭一侍郎”,應該就是蔣賜棨。“失足墮匡床”是“浪傳”,未知真假,但有這樣的傳言。至于“催送侍姬忙”,則應該是有過“送侍姬”的事實,才能作這樣的諷刺。要知道,洪亮吉寫這些詩歌的時候,蔣賜棨儘管因為諂事和珅而由戶部侍郎降職為光祿寺卿,但他仍然是朝官,仍然是知識界的人物,知識界仍有許多朋友,如果洪亮吉所寫不是事實,那麼,他和他的朋友,也還是可以發言反駁的。再說,洪亮吉畢竟是著名人物,他也犯不上造謠以吸引眼球。因此,給和珅送美女之類的事情,蔣賜棨是幹過的。

那麼,蔣賜棨是否有必要諂事和珅呢?他是在大約什麼時候,把卿憐送給和珅的呢?我們可以通過《清代職官年表》,看他當京官的仕曆,也許可以得到大致的答案。乾隆三十四年,蔣賜棨由山東運使入京,官倉場侍郎,次年,晉升戶部右侍郎,三十九年被革職,次年授順天府尹。四十二年,遷倉場侍郎,直到五十二年正月,才由倉場侍郎改為戶部侍郎。此後,他一直擔任戶部侍郎,直到和珅垮臺後,他才被降為光祿寺卿。可見他連續擔任倉場侍郎達十年之久,而沒有得到升遷,後又連續當了近十年戶部侍郎。清代地方、軍隊等的所有財政收支,都要經過戶部核銷,因此,儘管戶部侍郎才二品官,但權力非常大。蔣賜棨在這個官位近十年,沒有強有力的奧援,似乎難以如此。最有可能給他奧援的人,就是和珅。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由戶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到四十九年改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但仍然管理戶部,此後他的職務屢有升遷,但仍然長期管戶部。即使就工作關係而言,和珅和蔣賜棨也是非常密切的。和珅垮臺後,世傳卿憐所作十絕句,其八云:“白雲何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³⁰從嘉慶四年上推十五年,是乾隆四十九年。王宜望垮臺後,卿憐可能回到家鄉,和父母生活。乾隆四十九年,她被蔣賜棨物色到,送給和珅。到嘉慶四年,她和父母已

29 洪亮吉:《卷施閣集》,頁804。

30 高洪鈞:《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1期,(2003年1月)頁92。

經分別十五年。因此，蔣賜棨把卿憐送給和坤的時間段，應該在乾隆四十六年王亶望被殺之後，到五十二年他當上戶部侍郎之前，而最有可能的，是乾隆四十九年。當然，這僅僅是根據情理推測而已。至于卿憐被送給和坤的確切時間，現在很難考證明白了。

要給和坤送“侍姬”，也不是容易的事。選擇什麼樣的女子呢？除了年輕漂亮外，還要出身清白，才藝出色，氣質高華，見多識廣，能夠應付大場面。此外，該女子還必須和蔣賜棨有一定的淵源，以確保她能夠真心幫助蔣賜棨。蔣賜棨畢竟還是讀書人，畢竟還是滿門仕宦的官宦世家，還沒有無耻到把自己的姬妾送給和坤的程度。于是，前浙江巡撫王亶望的侍妾、蔣賜棨的小同鄉卿憐，就成了最佳人選了。

這裏，要對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中的“虞山浙東監司”再作一些探討。該文云：“時有虞山某中丞者，方為浙東監司，諂事制府王亶望，遂進之，果得制府歡。”³¹意思是說，是這位“浙東監司”，先把卿憐送給王亶望，王亶望被殺後，又是他，將卿憐送給了和坤。上文已經說過，在清代常熟籍官員中，沒有在浙江當過監司且後來官至巡撫者。不過，朱駿聲此說，是如何來的呢？這位“浙東監司”，也是由蔣賜棨致誤而來。

王亶望和蔣賜棨，確實是有過交集的，但不是浙江，而是山東。乾隆三十四年四月，王亶望由甘肅肅州道遷山東按察使，次年十一月，遷浙江布政使。蔣賜棨在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由山東運使遷倉場侍郎。因此，他們在山東有七個月的交集。此後，他們兩人，再也沒有交集了。按察使的品級，儘管略高于運使，但運使不歸按察使管轄，故他們在職務事務上，並沒有聯繫。蔣賜棨完全沒有諂事王亶望的必要，考慮到他的門第背景，更是如此。後來，蔣賜棨的品級，長期在王亶望之上，且蔣是京官，王是地方官，也沒有統屬關係，蔣就更加沒有必要諂事王了。再說，如果在山東的時候，蔣賜棨就把卿憐送給王亶望了，這和古籍中所載卿憐的年紀，也相差不少。不過，“運使”這個官職，也稱為“監司”。朱駿聲說把卿憐送給王亶望的是“虞山浙東監司”，而蔣賜棨在山東和王

31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頁 425。

亶望共事期間是確確實實的“虞山山東監司”。或許，王亶望在常熟娶王伏也就是卿憐的過程中，咨詢過前同事蔣賜棨，或者得到過蔣賜棨的一些幫助，這也是有可能的，因為蔣賜棨是常熟人，但蔣賜棨把王伏送給王亶望，我們看不出有這樣的必要。

總之，王亶望被殺後，其侍妾卿憐，當了和坤的侍妾。相關詩文、筆記、詩話中所寫，都是如此。把卿憐送給和坤的，是卿憐的同鄉、侍郎蔣賜棨。

這裏，順便交待古籍所載卿憐的結局。孔昭虔《卿憐曲》云和坤敗後，卿憐“又搖雙槳渡江歸，歸舟重過西陵渡。記得當時歌舞處，燕子都非舊日梁”，³²可見她是歸江南故鄉的。陳文述《卿憐曲》中，有“將軍西第凝紅泪，阿母南樓夢白雲”、“昨日才歌相府蓮，今朝已嘆旗亭柳”等句，³³她似乎流落江湖，似乎回到故鄉，以娛樂業生活。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三十《題卿憐小像並序》云：“或云效綠珠之節，而錢唐陳文述《卿憐曲》，又似仍還故鄉者。”³⁴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云：“資產籍沒，相國賜盡。諸附相國者咸得遷謫。卿憐煢煢無依，于是席捲私橐，遁歸吳閭陸宅巷，將求蒲團禮佛，自懺夙孽。會某太守慕其姿，仍挾之去。”³⁵沈濤《匏廬詩話》卷下云：“仁廟親政，相國籍沒。卿憐流落人間，為怨詩若干首，時年二十九矣。嗣後不知所終。”³⁶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十六亦云其“流落民間”。³⁷雷瑨、雷瑛編《閩秀詩話》卷十四引《紅葉山房詩話》，則云其遁入空門。所載卿憐《興感》詩有“擬擇江南清雅地，一尊綉佛證前因”之句，³⁸可為之證。諸說不同如此，但似乎都是合理的，有這樣的可能。然鄧之誠《五石齋小品》之《掌故》又說她在和坤敗後作詩多首，“詩成後，投繯自盡”，此說和卿憐所作詩歌和其他的記載相矛盾，且就情理論之，不大可能。

32 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頁 589。

33 陳文述：《頤道堂集》，頁 25。

34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431。

35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頁 425。

36 沈濤：《匏廬詩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年），頁 128。

37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頁 259。

38 雷瑨、雷瑛編：《閩秀詩話》（上海：掃葉山房，1922 年），第 7 頁。

三、卿憐所作詩歌

卿憐所作詩歌,和坤敗後,就流傳于世。馬星翼《東泉詩話》卷八云:“吳卿憐絕句詩十首,自嘉慶己未有人傳之,並注甚詳,但不知何人筆也。”錄其詩云:“曉妝驚落玉搔頭,宛在湖邊十二樓。魂定暗傷樓外境,湖邊無水不東流。”³⁹“嘉慶己未”為嘉慶四年,正是和坤敗之年。朱駿聲《吳卿憐小傳》云:“相國既敗,卿憐為《感世詩》廿四首,傳播人世云。”⁴⁰黃鈞宰《金壺七墨》之《金壺浪墨》卷七《吳卿憐》云:“頃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⁴¹沈濤《匏廬詩話》卷下云:“余嘗載其詩《續婦人集》中。”⁴²

乾嘉間人解怨《蘧亭隨筆》所載最多,為十首七絕,且有較為詳細的自注。可惜此書僅有稿本,未嘗流傳于世,筆者無緣寓目。幸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研究員高洪鈞先生《吳卿憐外傳》中,盡錄該書所載卿憐所作詩歌及自注,我們可以得而論之。⁴³解怨《蘧亭隨筆》所載卿憐七絕十首,第一首即是馬星翼《東泉詩話》卷八所載“曉妝驚落玉搔頭”云云。《閨秀詩話》卷十四引《紅葉山房詩話》,云吳卿憐有《分香集》,並錄其《自述》《志慨》《遇事》《興感》《即景》等絕句或斷句。其中《志慨》就是《蘧亭隨筆》所載卿憐十首詩中的第六首。鄧之誠《五石齋小品》所載卿憐《泪詩》十首,和《蘧亭隨筆》所載卿憐諸詩,次序和詞句只是稍有不同而已。此高洪鈞《吳卿憐外傳》已作詳細比勘。

這些詩歌,是否卿憐本人所作?此頗為難言。清代詩話筆記等所載女子詩詞,為他人假托者,並非罕見。如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三第七五條云:“明季用兵時,有女子劉素素者,被掠,題詩店壁云:‘天明吹角數聲殘,將士傳呼上玉鞍。恰憶當時閨閣裏,曉妝猶怯露桃寒。’”⁴⁴劉素素虎丘題壁的故事和這些題

39 馬星翼:《東泉詩話》,頁1007。

40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頁425。

41 黃鈞宰:《金壺七墨》,頁3981。

42 沈濤:《匏廬詩話》,頁128。

43 高洪鈞:《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1期,(2003年1月)頁90—92。

44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冊上,頁462。

壁詩，其實都是出之于吳兆騫之手，見其《秋笳前集》卷五《虎丘題壁二十絕句》，“天明吹角”云云，正是其第一首。⁴⁵ 關於雍正間女詞人賀雙卿，是否實有其人，學術界有過不同意見，經人考證，似乎實有其人，但是，世傳由她創作的作品，是否都出于她之手？亦難以定論。托名康熙間江蘇巡撫侍妾劉碧鬢的詩歌，其實都是出于他人之手。⁴⁶ 鄭光祖《一斑錄》明確記載，王伏（也就是卿憐）的父親是“訓蒙學究”，因此，她很可能有一定的文化修養。王宜望是一個才子型的官員，卿憐嫁給他以後，也有很大的可能受到他的影響甚至教育和培養。因此，卿憐能夠寫詩，應該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她真的能詩，且有作品傳世，當時，在江南地區大力扶持女詩人的袁枚、王文治等，為何都沒有提到卿憐？常熟和卿憐同時代的女詩人衆多，且幾乎都是袁枚的弟子，為何他們的詩文集，從來沒有提到卿憐？我們今天缺乏可靠的史料，無法確定這些作品是否出于卿憐之手，只能就相關詩歌的內容論之，且以情理推測。

《閨秀詩話》卷十四引《紅葉山房詩話》所載卿憐事，云吳卿憐有《分香集》，此詩集的名字，乃是用曹操臨終處理姬妾時“分香”給她們，並囑咐她們此後編織鞋子“賣履”為生的典故，卿憐用以名其詩集，用以紀念和珅，表達對和珅深厚的感情，這是可通的。

有些詩歌，看似和事實不符，但還是可以說得通的。黃鈞宰《金壺七墨》之《金壺浪墨》卷七《吳卿憐》云：

（吳卿憐）《感遇詩》即咏和事。顧其中有‘馬上王嬙’、‘玉笋敲殘’等語，和雖籍沒，眷屬未嘗流徙。當時薩彬圖承命查辦，請鞠使女，朝廷降旨切責，初無刑及婦女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泪沾衣，意固何所指耶？⁴⁷

確實，這些詩歌所咏，與和珅事不合，不過，此《感遇詩》，不僅感和珅事也，也可

45 吳兆騫《秋笳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86。

46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769。

47 黃鈞宰：《金壺七墨》，頁3981。

感王亶望事。阿桂《蘭州紀略》卷十七云，王亶望被殺後，其已經成年的三個兒子王裘、王燦、王焯，“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充當苦差”，尚有八個兒子，俱在六歲以下，則留在其家鄉山西，由地方官員管束，“待年至十二歲時，再行遵照前旨，陸續發遣伊犁”。⁴⁸ 王裘等流放伊犁，家屬當有隨行者，這正和“馬上王嬙”、“玉筍敲殘”相合，未必指卿憐自己，顯然，她是不能自比“玉筍”的。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十三《灤陽雜咏》有云：“鷄竿高建晃朝暎，盡遣流人返玉門。不獨夜臺思結草，旁觀也代感君恩。”自注云：“王亶望、雅爾哈善子孫久在戍所，有旨宥之。凡在此類，皆得援赦。”⁴⁹時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可見王亶望的子孫，確實是被流放的。

但解怨《蘆亭隨筆》載卿憐十首詩及其自注，大多未必出于卿憐之手。這些詩歌，以言和坤、王亶望及其家庭驕奢淫逸而導致垮臺為大宗。如其一云：“曉妝驚落玉搔頭，宛在湖邊十二樓。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自注云：“己未正月八日曉起理妝，適聞和事。平陽王處遇事時，亦清曉，情景宛然在目。又王撫浙時，起樓飾以寶玉，人傳為迷樓。和處池館，皆仿照上。王、和禍福，如出一轍。天道之常，有如流水。”其二云：“香稻入唇驚吐日，海珍列鼎厭常時。蛾眉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自注云：“和處查封日，有早餐者，因驚吐哺。王處查封時，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然。人每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嘩然，大嚼，謂之蘿蔔絲。”其中如“起樓飾以寶玉，人傳為迷樓”，以及王亶望家人厭吃燕窩之類，有濃厚的誇張和傳說的色彩。其三云：“緩歌曼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綉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自注云：“和素有腿疾，然亦有愈時。仍是倩人扶入內廷，若為相度者然。”和坤裝模作樣，自端架子，以顯示其朝廷重臣的地位，此非僅其家人所知，却非宜其家人所道者。其四云：“相公冠蓋列星辰，幽室傳聞盡貴臣。今日門前何寂寂，可知人語未曾真。”這分明是指責和坤拉幫結派、和位高權重的顯貴密室謀事，有不可告人的陰謀活動在，這正是皇帝的大忌！和坤本人，反正已經死了，但諂事和坤的朝臣

48 阿桂：《蘭州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43。

49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頁230。

例如蔣賜棨等，還在官場，讀來能不心驚肉跳！其九云：“一朝能悔即君才，項羽雄心月夜臺。流水落花春去也，伊周事業枉徘徊。”自注云：“和有‘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之句。”和珅如此自負其才，又是“項羽”，又是“伊周”，他到底想幹什麼？欲置皇帝和其他朝廷大員于何地？

這些詩歌中，和珅與王亶望的形象，都是負面的，他們被處死，罪有應得！其中的警示意味，是很明顯的。王亶望與和珅，對卿憐可謂不薄，卿憐對和珅的感情尤其深厚，至以“分香”名其詩集，但是，這些詩歌中，却充滿了對王亶望、和珅揭露、抨擊的內容。又，一個姬妾，對官場、對朝政，乃至對世事，理解得如此深刻，也很難使人信服。此外，這些詩中，作者分別稱呼和珅、王亶望為“和”、“王”，都是如此，這明顯不是侍妾的口吻，何況以“分香”名其詩集，對和珅感情如此之深，豈有直稱其“和”的道理？

這些詩歌中，有五首是自悲自嘆。但其中所涉及的年齡或年份，也頗費猜測。如其五云：“蓮開並蒂豈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空是個中人。”其七云：“村姬歡笑不知貧，長袖輕裾翠黛顰。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還是淺嘗人。”其八云：“白雲何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裏輕舟無近遠，一聲欸乃到吳門。”當時是嘉慶四年，卿憐如果是廿九歲，十五年前是乾隆四十九年，卿憐僅僅十四歲，被送給和珅，不大可能，且王亶望在乾隆四十五年因丁艱離開浙江巡撫任，次年“甘肅冒賑案”發，他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巡撫任上以年幼的卿憐為姬妾。當時卿憐如果是三十六歲，有可能在王亶望擔任浙江巡撫的時候嫁給他，也和其他記載中她在十五歲那年嫁給王亶望之說基本相合，但是，“廿九春”又作如何解釋呢？

其中有兩首詩尤其耐人尋味。其六云：“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紫燕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卿憐不怨恨和珅，却怨恨把她送給和珅的蔣賜棨，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其十云：“冷夜痴兒掩泪題，他年應化杜鵑啼。啼時莫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栖。”自注云：“分香何人？賣履何人？空梁落燕泥，如助妾之悲悼。”這仍然是表現她對和珅的感情之深。自注中所云，有譴責和珅的其他姬妾的意思在。此詩用曹操臨終前“分香”給姬妾、囑咐姬妾編履出售以謀生的典故，體現和珅臨終前對姬妾們的關懷和希望，可是，和

坤死後，姬妾們都跑光了。其實，嘉慶帝只將和坤賜死，並未逮捕其家人，他的兒子豐紳殷德仍然世襲爵位，仍然是駙馬，見《清史列傳》等，故孔昭虔《卿憐曲》云：“幸免收孛輸織室”，陳文述《卿憐曲》亦云：“天恩高厚真難戴，族誅終貸房遺愛。已免厨車載屈輿，只勞廷尉收元載。”和坤的姬妾即使有跑掉的，其家也不會至于“空梁落燕泥”的境地。如果真的這樣，那麼，卿憐確實應該是殉節的了，至少也會在和坤家守節，如果回到家鄉，那麼，和那些各奔前程的姬妾，有什麼區別？更加不用說再嫁給別的男子了。

這兩首詩歌中，或許有某種寄托在。和坤在朝數十年，正如《清史列傳》之《和坤傳》所云，他“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坤門下，逢迎饋賂，皆所不免”，⁵⁰這是嘉慶帝上諭所說。這些官員，包括那些諂事和坤的官員，受到和坤恩惠的，肯定不少。諂事和坤，這自然不是好名聲，是耻辱，相關官員，肯定不免愧悔的。但是，我國向來就普遍奉行“受恩必報”的道德觀念，和坤于他們有恩，他們自然要感激的。有愧悔，他們不能恨、也不會恨和坤，而只好恨給他們諂事和坤牽綫搭橋的“戟門”一類的人物，如果沒有此類人物，他們很可能免于這樣的耻辱。有感激，他們當然就“不怨”和坤，儘管和坤在當時是十惡不赦的人物。于是，“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害殺兒家是戟門”云云，就是此類人物心理的寫照。“分香”的典故，似乎暗喻和坤曾經給很多官員恩惠。和坤垮臺後，這些官員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當然不會選擇為和坤“殉葬”或者“守節”。因此，“冷夜痴兒掩泪題”云云，或有對這些官員的諷刺在。

總之，古籍中所載所謂卿憐所作詩歌，即使其中有若干首確實為卿憐所作，但全部出于卿憐之手，則幾乎不可能的，當有其他人托名卿憐寫的詩歌在。此類詩歌，大多對王亶望、和坤及其黨羽加以揭露、抨擊和諷刺，既是在和坤垮臺後一種社會情緒的委婉表達，也是對當時官場生態的一種警示。

50 清國史館臣：《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9，頁2700。

四、以卿憐故事為題材的詩文

以卿憐故事為題材的詩文，都是作于嘉慶四年和珅垮臺以後，甚至更晚一些，而作者大多是乾嘉之間人。那麼，王亶望被逮，在乾隆四十六年，距和珅垮臺，尚有十八年之久，可是，這十八年中，就現存古籍所載，很少有關於王亶望的詩文等記載，却在十八年後被人家編排故事，寫作詩文，這又是為什麼呢？僅僅是因為他的侍妾卿憐，後來成了和珅的侍妾？顯然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推測其中的原因。首先，王亶望為人豪爽，能詩能文，書法尤其出色，是才子型的人物。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十一言其“行書筆力雄健，龍蛇飛舞”。⁵¹ 其學問也不錯。他在浙江布政使任上，和三寶一起編《蓮華峰古迹考略》一卷。儘管現存的當時詩文作家的詩文集中，很難找到他寫的詩文，以及他出席詩文活動的記載，但間接的材料，還是有的。幾乎可以肯定，他和當時的許多詩文作家之間有來往。儲大文《存硯樓二集》卷十三《謝問疾啟》云，山西“平陽涇璜喬子，風調諧暢，天章之儔匹也。不遠數百里來視疾，其比《世說》煎藥真長之高誼，復何減焉？謹草此以志謝”。⁵² 當時，儲大文在山西。此“平陽涇璜喬子”，當是王亶望。“喬子”者，“王子”之假托也。周靈王太子王晉，字子喬，傳說後為神仙，以“王子喬”名于世，不少王氏宗族，奉之為遠祖。王亶望出事後，用其真實姓名，有所不便，故儲大文如此略使狡獪，以“喬”暗指“王”。不遠數百里來視疾，這還是王亶望早年的事情。可以推想，他當大官後，對文壇上的朋友，肯定也是不錯的，也會參加詩文等的活動。因此，“甘肅冒賑案”發生後，人們除了刪除關於王亶望的詩文等記載外，也很少有人寫詩文等抨擊他，或有所不忍也。即使本文引用到的和卿憐相關的詩文、詩話和筆記等中，寫到王亶望，也幾乎都很委婉，極少直呼其名。其次，“甘肅冒賑案”之形成及審理，過程頗為複雜，因素繁多。受到懲罰的直接涉案者 200 多人中，清

51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669。

52 儲大文：《存硯樓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36。

廉、正直者亦有之，其中也有不少詩文作家，如和袁枚等關係密切的宋樹谷、楊芳燦等就是。非直接涉案的大員，也有多人受到懲罰，例如文壇領袖、陝西巡撫畢沅，就被連降三級。如果人們寫相關詩文，即使僅僅抨擊王亶望，但是，這對那些多少受到委屈的人來說，也是一種刺激，畢竟，他們是同案人物，或者是有關聯的人物。故王亶望身後十八年中，關於他的詩文等記載極少。

和珅就不同了。儘管也有如吳省欽、吳省蘭兄弟，以及蔣賜棨等若干漢族高官諂事他，但更多的漢族士大夫，對他是沒有好感的，甚至與他有所鬥爭，如錢澧、謝振定、管世銘等人即是。此類事迹，後來尤其為人津津樂道。和珅垮臺，當時許多人作詩，反映其事，當然，寫得隱晦婉轉，也在情理之中。也許因為“甘肅冒賑案”之重大，與和珅案相當，故人們在寫和珅案的時候，爲了加強警世效果，就把二者聯繫起來，而卿憐就是二者之間的紐帶。某些假托卿憐的詩文是如此，關於卿憐的詩文等也是如此。這些作者的筆鋒所向，不是卿憐，也不是王亶望，而是和珅。就筆者所見關於卿憐的詩文或記載，其作者幾乎都是我國東南人士，或者在東南部擔任過職務，而東南是有清一代受當局控制最爲嚴厲的地方。這是令人深思的。

在以卿憐故事爲題材的詩歌中，最爲突出的是分別由李燧、陳文述和孔昭虔分別寫的三首梅村體同名長詩《卿憐曲》。李燧(1753—1825)，字東生，號青墅，河北河間人。歷官浙江下砂頭場大使，有《青墅詩稿》十卷。袁枚《隨園詩話》之《補遺》卷七第五十六條云：

余集中有《佳兒歌》，爲同年李竹溪棠之子燧作也。三十餘年，問消息不得。今年在杭州，遇李婿陳鴻舉，爲仙居令，誦其近日句云：“體因慣病翻忘藥，人不工詩亦自窮。”嗚呼！才則猶是也，而近狀可想矣。⁵³

李燧《卿憐曲》，見陶梁《國朝畿輔詩傳》卷五十四，其詩集《青墅詩稿》未收，是集外詩。此三人中，其年輩爲最長。陳文述(1771—1843)爲著名詩人，

53 袁枚：《隨園詩話》，頁757。

嘉慶五年舉人。孔昭虔(1775—1835),字元敬,號荃溪,山東曲阜人。嘉慶六年進士,歷官貴州布政使,有《鏡虹吟室遺集》。他們這三首詩,都沒有明確的編年,應該是在嘉慶四年以後不久所作,上文已言之,此不贅。

這三首詩,充分發揮了梅村體適合鋪敘的長處,鋪敘竭盡豪華的“色”和幻滅蕭條的“空”,都酣暢淋漓,而抒情效果,以此得到了加強。其重點都是寫和珅,而不是王亶望。卿憐和王亶望的故事,僅僅是這些詩中類似于“引子”的部分,且都很委婉。此上文考卿憐之被送入和珅家的部分已引用之,此不贅。就情理而言,卿憐如果沒有在王亶望那裏的歷練,也難以適應在和珅家的生活,甚至就沒有資本被蔣賜棨選中,作為送給和珅的禮物。

以濃墨重彩鋪敘和珅的驕奢淫逸,不僅是此三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重點所在。不過,具體內容及其表達,此三詩又有不同在。李燧多寫和珅之奢侈,而多以卿憐所見所歷出之:

綺閣連雲夾道斜,武安甲第逞豪華。拚將壯歲調羹手,妝點中朝宰相家。
風光到眼仍如故,雕闌步障重重護。錦佩光搖明月珠,玉階穩稱蓮花步。
……相公才思孰能儔,領袖鵷班第一流。歌扇舞裙爭獻媚,銅山金穴鎮持籌。
錦屏十二雲鬟簇,華筵夜夜燒高燭。擬把良宵有限歡,盡消人世無窮福。⁵⁴

孔昭虔則多寫和珅耽于淫樂:“相公家世擅奢豪,司隸威嚴戚里驕。門外弓刀傳赤幘,屏前環佩列紅綃。朝回日日耽歌燕,曲房行樂無人見。五夜分熏侍女香,三春頻起催花宴。新妝各自媚春華,誰是平泉第一花。”⁵⁵陳文述則重在渲染和珅之權勢地位,以第三者的視角敘述:

相公早歲直龍樓,炙手熏天第一流。襄邑金多頻起宅,高安年少已封侯。

54 陶梁:《國朝畿輔詩傳》,頁686。

55 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頁589。

富貴功名古來少，美麗金貂都道好。十庫珍逾內府充，九州貢比公家早。
許降同昌是國恩，春風油壁月華門。戟門別起汾陽里，粉碓頻頒沁水園。
不疑原是梁家弟，棠棣碑前恩禮異。瀚海河源幾度行，居然功業齊驃騎。
廿年樞府秉鈞衡，青犢西南正阻兵。餉運半從私室飽，軍書例有副封呈。
相公此日權難謝，奉御曾無休沐暇。騎馬常從禁殿行，肩輿直到宮門下。
……相公此際太猖狂，絕席軍容敢雁行。九列公卿稱弟子，頭行廝
養傲侯王。⁵⁶

相比之下，陳文述所敘，揭露的力度最大。

至于寫和坤之垮臺，三詩亦有不同。李燧還是從卿憐的角度鋪敘：

一聲驚落玉搔頭，舉室倉皇泣楚囚。離魂舊冷烏衣巷，斜日新關燕子樓。
封侯頓醒黃梁夢，也知負罪丘山重。執法寧嫌瓜蔓抄，鳴岡爭賀朝陽鳳。
西曹咫尺路迢迢，零亂殘魂不可招。那許痴情分賣履，枉拋心計積胡椒。
可憐寂寞春宵永，猶認熏香侍早朝。⁵⁷

孔昭虔則從第三者的角度予以敘述：“不信冰山一旦傾，連宵貫索度台星。中樞密敕收元載，御史交章劾竇嬰。九卿執法原難免，八議殊恩從未減。絕命哀吟枉費辭，托纓盤水猶寬典。”⁵⁸陳文述則從和坤的視角鋪敘：“御史彈章何待諷，側耳東廂短轅鞚。到此方知獄吏尊，他生枉作河神夢。太息墻高不見春，圜扉冷月照孤臣。《唐書》盧李應同傳，不作神仙誤此身。”⁵⁹至于和坤敗後其府邸的淒涼，三詩也都是盡情渲染，而多以卿憐出之。

就此三詩中所寫看，李燧他們都是讀過卿憐或托名卿憐寫的那些詩歌的。

56 陳文述：《頤道堂集》，頁 25。

57 陶梁：《國朝畿輔詩傳》，頁 686。

58 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頁 589。

59 陳文述：《頤道堂集》，頁 25。

李燧所云“鄉關迷望更牽情，綿綿絮語愁中句”，⁶⁰似乎還不那麼明確，那麼，其餘二位則很明確了。孔昭虔云：“燃脂自寫浮生夢，樂府雙聲唱《懊儂》。妝台獨曲翻囉嘖，荷珠風蕩不成圓。”⁶¹陳文述云：“獨有紅閨絕代人，網絲塵迹吊殘春。將軍西第凝紅泪，阿母南樓夢白雲。哀詞宛轉吟香口，珠啼玉泣嗟誰某。昨日才歌相府蓮，今朝已嘆旗亭柳。辛苦何人作鳩媒，杜秋娘曲不勝哀。”⁶²所謂“鳩媒”云云，就是卿憐詩中所云“害殺兒家是戟門”者也。可見在他們寫《卿憐曲》的時候，卿憐或者托名卿憐的詩歌，就已經流傳了。

以卿憐故事為題材的詩歌，除了以上三首梅村體外，還有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三十《題卿憐小像並序》三首絕句，編年在嘉慶十九年。小序也提到了陳文述的《卿憐曲》。其一云：“省識春風只畫圖，似聞慧業比人殊；舊時響屐廊邊住，嫁婿端應西子湖。”此云卿憐為吳門女子，嫁給當浙江巡撫的王亶望。其二云：“笙歌葛嶺幾朝昏，量盡明珠價莫論。無奈楊花易漂泊，又隨風去墮朱門。”此云卿憐大受王亶望寵愛，享受無度，無奈王敗，而歸和坤。其三云：“十首吟成薄命詞，死生踪跡費猜疑。可憐碧玉年猶小，兩見瀛波清淺時。”⁶³此云年輕的卿憐，身歷了兩次如夢富貴的破滅。

那麼，人們為什麼樂于傳播或寫作卿憐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在當時有什麼樣的社會意義呢？從表面上看，是人們樂于聽聞、傳播貪官污吏的緋聞情事，或以此進一步在道德上打擊他們，體驗自己的道德優越感，或以此欣賞他們的此類經歷，或以此進一步領會世事無常之類的“色空”哲理，或以此滿足探秘富貴者私生活的心理，或以此欣賞才情辭藻，因為此類作品，最適宜展現作者的才情辭藻。就作者而言，或以此炫耀其才情辭藻，或以滿足社會心理需求而獲得被肯定、實現自身價值的感覺，或以行所謂的教化，正如朱駿聲《卿憐小傳》中，作者警告世人：“顧獨疑處高位者，溺于聲色，鮮克令終。懷安縱欲于

60 陶梁：《國朝畿輔詩傳》，頁 686。

61 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頁 589。

62 陳文述：《頤道堂集》，頁 25。

63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頁 431。

內，罔上營私于外，自作之孽，彼媚灶以求福而得禍者，又何心哉！”⁶⁴除了以上所云外，此類作品，似乎還有更加深層的意義在。

卿憐被作為性賄賂送給達官貴人，但是，這些作品，幾乎都忽略了這樣的性質，僅僅是以此作為故事的引子或者紅綫而已。這些作品的重點，還是在于才貌雙全的卿憐先後和王亶望、和珅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所鋪敘的驕奢淫逸。就這些詩文等記載中看，卿憐先後深受王亶望和和珅的寵愛，獲得奢侈的生活，儘管還沒有到“出賣風雲雷電”的地步，但有的記載中，她也以丈夫的權勢為人為己謀取私利。朱駿聲《卿憐小傳》云：“卿憐既專制府寵，又倚監司為外援，寢至黷貨。冬日織孔雀毛為被，實以香屑。又嘗為西湖游，侍婢數十人，各曳霧縠，望之如神仙然。”又云：“值二十初度，相國預告門下士，外自督撫下，每有厚獻，而尚書、侍郎素附相國者，且親至，為吳夫人捧卮。有自平明至日昃，鵠立俟者數輩，股為之疲，而卒不可見者。”儘管其中明顯有不實之處，但卿憐先後靠王亶望、和珅過奢侈的生活，則是肯定的。這樣說來，王亶望、和珅，都有恩于卿憐，而“卿憐兩負之。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信矣。抑申公巫臣所謂不祥人也。”⁶⁵趙懷玉《亦有生齋集》詩卷三十《題卿憐小像并序》中，說卿憐在和珅敗後，“或云效綠珠之節”。⁶⁶綠珠為石崇侍妾，石崇敗，綠珠跳樓自殺以殉。這似乎是對卿憐的美化，但其中也有作者乃至社會的觀念在，這就是，受恩的卿憐，應該為施恩者殉節。沈濤《匏廬詩話》卷下云，他尤愛世傳卿憐所作的兩句詩：“‘金谷輸人傳墜粉，他家夫婿是英雄’，不減豫讓‘衆人’、‘國士’之論。”⁶⁷意思是說，王亶望也好，和珅也罷，都不是英雄，都不值得她為他們殉節。這又是另外一種觀點。他們確實不是英雄，是罪犯，都不值得她為他們殉節，可是，寄食于罪犯，靠罪犯過奢侈生活，乃至倚仗罪犯作威作福，又作如何說法？

此類作品，實際上，在當時還有一種隱喻在。王亶望、和珅權勢顯赫的時

64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頁 425。

65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頁 425。

66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頁 431。

67 沈濤：《匏廬詩話》，頁 128。

候，他們的下屬、幕僚以及其他各色人等中，有多少人用種種方法攀附他們，從他們的種種非法所得或者違法活動中得到過好處？這些人，就是朱駿聲所云“彼媚灶以求福”者。王亶望或者和珅垮臺後，那些人失去的，僅僅是一兩座靠山而已！那些人，還可以繼續尋找新的靠山，一如王亶望垮臺後卿憐嫁給和珅，繼續過驕奢淫逸的生活，再不濟，也是歸老林下而已！一如在和珅垮臺後，卿憐歸老家鄉或者隱居江湖間。卿憐，就是這些人的一種隱喻。“金谷輸人傳墜粉，他家夫婿是英雄”之類的詩歌，正是對這些人的辛辣嘲諷！卿憐題材作品、卿憐的作品乃至那些托名卿憐的詩歌的流傳，也體現了人們對這些人的態度和感情這些社會情緒。

結 語

吳地常熟女子王伏，嫁給浙江巡撫王亶望作侍妾，以卿憐名。乾隆四十六年，王亶望因在甘肅布政使任上所犯“冒賑案”被殺後，卿憐被其常熟同鄉、和珅黨羽、侍郎蔣賜棨送給和珅為侍妾。嘉慶四年，和珅垮臺。卿憐所作或托名卿憐所作并且以她的經歷和情感為題材的詩歌，開始流傳。以其故事為題材的詩文、詩話、筆記等廣為流傳，其中不乏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是當時官場生態和文化生態的體現，除了娛樂化的因素外，其意主要在抨擊貪官、警示世人，諷刺那些當初攀附貪官、受到貪官恩惠的人。

（作者：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
- 孔昭虔：《鏡虹吟室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平步青：《霞外攬屑》。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
-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吳兆騫：《秋笳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沈濤：《匏廬詩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
- 阿桂：《蘭州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洪亮吉：《卷施閣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
- 徐震堦：《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
- 馬星翼：《東泉詩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 張汝杰、楊俊明：《清代野史》。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
- 梁章鉅：《楹聯續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國史館臣：《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陳文述：《西泠閨詠》。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
- 陳文述：《頤道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陳康祺：《壬癸藏札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陶梁：《國朝畿輔詩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黃鈞宰：《金壺七墨》。臺北：新興書局，1987年。
-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雷瑨、雷瑛編：《閩秀詩話》。上海：掃葉山房，1922年。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鄧之誠：《五石齋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鄭光祖：《一斑錄》。臺北：文海出版社，2003年。

儲大文：《存硯樓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二、論文

高洪鈞：《吳卿憐外傳》，《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03年第1期，頁90—92。

A Study of Qinglian and the Works about Her

Zhao Xinggen

(School of Humaniti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

Qinglian was a nickname given to Wang Fu, a native of Changshu in the Wu region who lived in the Qianlong reign-period (1736 – 1795), when she became concubine of Wang Danwang,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A few years after the latter was executed for corruption, Qinglian was given to Heshen as a concubine by Jiang Ciqi. After the downfall of Heshen, the poems authored by or attributed to Qinglian began to be circulated. These poems are mainly about her life and feelings. In the meantime, her story became a significant theme in some poetry, essays, poetry critique, and narratives, which were in wide circulation. Among these works were some of high quality and some by famous writers. These works may be seen as a warning as they criticized the corrupt officials and satirized those who were once adherents to corrupt officials in order to curry favor.

Keywords: poetry and prose of the Qing dynasty; Heshen; Meicun style; Chen Wenshu; corrupt officials